



走进腊月

岁月匆匆，斗转星移，时光的脚步又悄悄地走进了腊月。

走进腊月，就走进了一年中至冷的时节，万物凋零，天地寂然。深冬的冷峻，造就了腊月的苍凉。腊月里没有缤纷的色彩，缺乏了鲜活的生气，但也让浮华的躁动，世俗的喧嚣远离了心灵，更能体会沉思和宁静带给人生的深蕴和禅机。腊月是一位睿智的导师，它用磨难和困苦历练我们的品格，让人们在万籁俱寂中，感受生命的厚重和丰实。傲雪中的腊梅，凛冽北风中的青松，顽强地传递着希望的气息。

走进腊月，也就走进了真正的年终岁末。人生之树上又多了一个年轮，岁月匆匆，光阴似箭，一年的时光又从指间溜走。在过去的一年，为了生活的富足，为了亲人的幸福，我们竭尽全力。一路走来，有收获、有成长，也有失意、有遗憾。然而生活本来就是汗水与泪水交织，喜悦与苦痛并存。走过的路，遇到的人，经历的风雨，路途中的点滴共同铸造了生活的纷繁多姿。只要经历过，就不后悔，只要用心度过，一切过去，都会成为珍贵的回忆。腊月预示着结束，也代表着新的开始。

走进腊月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空气中渐渐弥漫着喜庆、祥和的气氛。春联、窗花、中国结和人们的笑容共同

染红了腊月。年味越来越浓，不由得想起儿时的歌谣：腊八粥，喝几天，沥沥拉拉二十三。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日；二十五，糊窗户；二十六，炖大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把年拜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，许多年俗，现在已经渐渐淡化，但人们对新年的期待，对团聚的渴望，对幸福的追求，却亘古不变。

腊月是春节的前奏。过年了，远方的亲人即将回来，久别的朋友即将见面，团聚是离别时的温馨承诺，也是在外打拼的美好期盼。疫情仍未结束，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。今年，许多漂泊在外的人可能不能回家，但通过电话、微信，我们依然可以团聚，依然可以感受家的温情，体会浓浓的年味。只要心在一起，情归一处，即使相距天涯海角，依然是一起过年。

走进腊月，人们盘点岁月的给予与回报，谋划来年的希冀与收获。我们一起回忆着、期待着、思索着，坚定的朝着幸福和快乐的方向勇敢前行。

走进腊月，走进年，走进希望。

毛伟涛

父母的金婚

隆冬时节，父母迎来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。阖家庆贺时，我望着二老沧桑的容颜，不由地想起他们这50年携手走过的烟火日子，真是风雨坎坷，太不容易了。

当年，父亲和母亲还未成婚，祖母就因病去世。父亲是长子，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四个弟弟，没了祖母，本来就贫弱的家就更艰难了。大舅极力反对这门亲事，可善良的外婆说：“他妈不在了，要是再退婚，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？甭怕，是鸡都带着两只爪儿，只要踏实正干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”

1972年寒冬的一天，母亲成为长嫂。那时，姑姑刚18岁，四个叔叔最小的才3岁。母亲看着那恹恹的光景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和父亲齐心协力把这个家撑起来。

姑姑出嫁后，我们姊妹四个也相继出生，一大家子11口人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但是父亲天生要强，他坚信只要努力，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

那时候，爷爷外出干活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有父亲操持。他既要考虑全家人的柴米油盐，又得照顾弟弟们的生活起居，关照他们的学习，隔三差五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，生怕他们不上进，走歪路。每天打发了弟弟们上学后，父亲才开始忙自己的事情。

母亲钦佩父亲坚强和不服输的劲头儿，尽己所能支持他，为父亲解除后顾之忧。在家里照顾孩子，打扫卫生，洗衣做饭，养鸡，喂猪，虽然都是些家庭

琐事，但是母亲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日复一日，无怨无悔。

炎炎夏日，别人睡午觉时，母亲却坐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纳鞋底，一摞摞的鞋底纳好后，还得做成一双双单鞋、棉靴。家里11口人的穿戴都是母亲一针一线，磨破了手皮换来的。

二叔参军后，三叔从学校毕业了，父亲借钱买了一辆小货车，让三叔跑运输。忙不过来时，母亲就跟着去装货卸货。她干了一天活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晚上到家还要给一大家子人做饭。有一次，母亲实在太累了，忍不住冲父亲发了句牢骚。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说：“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你是咱这个家里的大功臣……”

父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不仅率先在村里盖起了两层楼，还给叔叔们一个个操办了婚礼。但父母仍然不能松懈，他们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爷爷，还要努力挣钱供我们姊妹读书。等我们四个长大成家时，父母的腰身已不再挺拔，鬓角也染满了霜花。

50年来，父母虽然吃苦受罪，但却相濡以沫，互敬互爱。母亲敬重父亲有胸怀，有担当；父亲感谢母亲宽宏包容，无私善良。

我们带父母去了影楼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拍婚纱照。父亲穿西装打领带，母亲披着洁白的婚纱，肩并着肩，头挨着头，端坐在一起。那一刻，他们眸子里流淌的，是深情，是欣慰，是幸福。

李浩敏

人要吃饭，一辈子都离不开各种锅。我因为一直在家中负责操持厨事，更是常与各种锅打交道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对各种锅的特点与用途有了比较多的了解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比较与感想。

大铁锅是锅中勇士，承担熬煮火爆，承受油烟蒸腾，可以视为锅中的壮汉；铝锅轻便光滑，导热性能极好，遇热迅速热，遇冷迅速冷，是锅的家族中轻俏秀丽的小女子；小炒锅上下

左右活蹦乱跳，烟里来火里去，是锅的家族中勇敢、活泼、顽皮的少年郎；砂锅却十分沉稳，外表质朴，内涵丰富，慢功出细活，颇为类似人群之中，厚道、可靠的老大哥。这样一想，便觉得人与锅，或者锅与人似乎就有了几分相似之处。

但比较起来，各种锅之中我更喜欢泥土制成的砂锅。根据我的操厨经验，我始终觉得，在厨房中，在人间烟火里，一个没有砂锅的厨房是一间有重大缺失的厨房。

砂锅是历史最悠久的锅，是一切锅的祖先。相貌质朴的砂锅，肚大能容，

外表安静，内里滚热，所奉献出的食物，一无大铁锅里出来的热辣，二无铝锅里出来的金属气。三无小炒锅里出来的烟火气。砂锅之内，汤可清可浓，煮一概柔软可口。慢功出细活，为了造就佳肴，砂锅在火上一站就是几个钟头，耐得住寂寞，能够坚守。

锅

“煲”这个字与砂锅紧密相连。这是个极有意思的字，我曾望文生义地将其解释为：“站在火上保卫自己加工的食物”。于

是就暗暗觉得，这个字简直活画出砂锅的形与神。我始终认为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夫，从默默无语、沉稳地立在火上的砂锅里出来的食物，每每老少咸宜，必然适于口舌、滋润胃脾、营养身心。为此，我在喜欢从砂锅里煮出来的食物的同时，也喜欢砂锅，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有砂锅精神的人生况味。

周丁力

美文征集

征集莱山美景、正能量感悟、身边事等稿件，最长不超过

2000字。

电子邮箱：wanghz@ytdaily.com

